

官板

賈子新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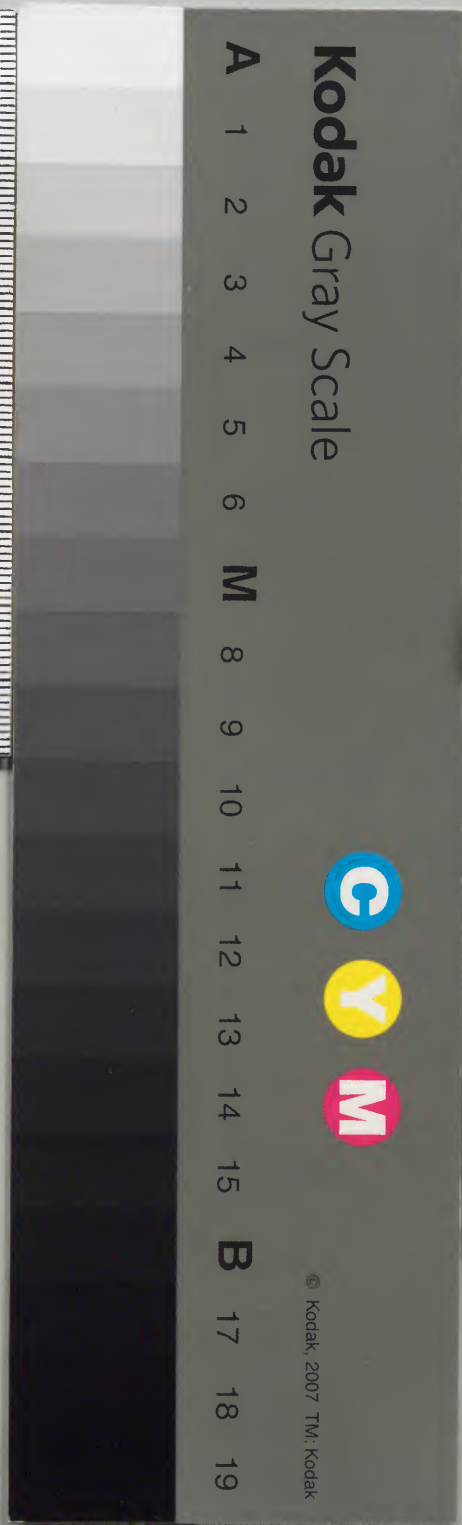
平津館叢書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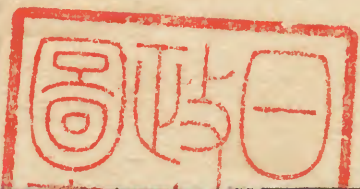
三之六

九	三	三	漢書門
七	一	三	
三	一	三	類號函架冊

五	九	漢
八	三	書
函	三	
五	三	類號冊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322
冊數	3	(2)
函號	298	49





新書卷第三
淺

俗激事勢

大臣之俗特以牘書不報小期會不答耳以為大故

不可矣天下之大指舉之而激俗流失世壞敗矣因

括弗知怪大故也加刀筆之吏務在筐箱而不知大

體建本禮本大禮譚本訛陛下又弗自憂故如此哉譚本夫邪俗

日長民相然席於無廉醜譚本醜作恥下同行義非循也

豈為人子背其父為人臣因忠於君哉豈為人弟欺

其兄為人下因信其上哉兩因字建本固皆訛此書多用因字今

新書 卷三

從潭本。陛下雖有權柄事業，將何寄之？管子曰：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醜。四維不張，國廼滅亡。使管子愚無識人也，則可使管子而少知治體，則是豈不可為寒心哉？潭本有。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無制度，弃禮義，捐廉醜，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乎否耳？潭本作逐利不耳。慮非顧行也。建本慮下。今其甚者，到大父矣，賊大母矣，踈嫗矣，刺兄矣。建本到作到。潭本作到。父矣。空賊字。今皆從別本補。踈當與剽同。割也。盜者慮探柱下之金。潭本利無。掇寢戶之簾，撻兩廟之器，白晝大都之中，剽吏

而奪之金，矯偽者出幾拾萬石粟。建本作拾與十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諸侯。建潭本行。此其無行義之尤至者已。其餘猖蹶而趨之者。潭本作猖獗。乃豕羊驅而往。是類管子謂四維不張者與。潭本作竊為陛下惜之。以臣之意，吏慮不動於耳目，以為是時適然耳。潭本時。夫移風易俗，使天下移心而嚮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陛下又不自憂，竊為陛下惜之。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此非天之所為，人之所設也。夫人之所設，弗為不立，不植則僵，不循則

壞

建本脫為人之所四字。又弗為二句。作弗為持此。則僵。今皆從別本改正。潭本此非天所為無之字。

不循作

秦滅四維不張。潭本不張。故君臣乖而相攘。

上下亂僭而無差。

建本君臣作君子亂僭。今皆從別本改。父子六親

殃僂而失其宜。姦人竝起。萬民離畔。凡十三歲而社

稷為墟。今四維猶未備也。故姦人冀幸而眾下疑惑

矣。豈如今定經制。

建本脫。令主主臣臣。上下有差。父

子六親各得其宜。姦人無所冀幸。羣眾信上而不疑

惑哉。此業一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若夫經

制不定。是猶渡江河無維楫。中流而遇風波也。船必

覆矣。

潭本覆下。悲夫。備不豫具之也。可不察乎。

時變事勢

秦國失理。天下大敗。眾拏寡。知欺愚。勇劫懼。

懼建潭。別本。壯凌衰。攻擊奪者為賢。功皆與工同。貴人善

突盜者為忻。

句。○潭本。忻作圻。圻則又當。諸侯設詔而

相飭。設輶而相紹者為知。

潭本。作諸侯。設詔而相輶。飾詐而相紹。紹一作詔。皆

未詳。或疑詔當

為。諂。輶當為。復。天下亂至矣。是以大賢起之。威振海

內。德從天下。曩之為秦者。今轉而為漢矣。今者何如。

此下與上文不相承接。皆妄竄之所致。進取之時去

建本今者作令。有潭本作今。有更訛。

矣。并兼之勢過矣。胡以孝弟循順為。句善書而為吏耳。胡以行義禮節為。句家富而出官耳。驕恥偏而為祭尊。猶祭酒也黥劓者攘臂而為政。行惟狗彘也。苟家富財足。隱机盱視而為天子耳。惟當作雖。譚本作為。亦訛。又天子二字訛。或下有脫文。唯告罪昆弟。欺突伯父。逆於父母乎。然錢財多也。衣服循也。此下有我何妨。為世之基公。唯愛季母妻公之接女乎。八字。係妄人竄入。去之。則文氣一片。車馬嚴也。走犬良也。矯誣而家美。盜賊而財多。何傷。欲交吾擇貴寵者而交之。欲勢擇吏權者而使之。取婦嫁子。非有權勢。吾不與婚姻。非貴有戚。不

與兄弟。譚本作非。有貴戚。不與弟兄。非富大家。不與出入。因何也。今俗侈靡。以出相驕。疑出字。倫踰等。以富過其事。相競。今世貴空爵。而賤良俗。靡而尊姦。富民不為姦。而貧為里罵。建本罵作母也。譚本訛。今從譚本。廉吏釋官。而歸為邑笑。居官敢行姦。而富為賢吏。家處者犯法。為利為材士。故兄勸其弟。父勸其子。則俗之邪。至於此矣。商君違禮義。弃倫理。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秦人有子。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假父耒鉏杖。彗耳慮有德色矣。彗亦簪也。譚本作彗。又耳作而無矣字。母取瓢椀箕

箒慮立諄語譚本作立而抱哺其子與公併踞婦姑

不相說則反脣而睨其慈子嗜利而輕簡父母也念

罪非有倫理也其不同禽獸勸焉耳建本其然猶并

心而赴時者曰功成而敗義耳者曰以下八字譚本無有猶日二字連下

文皆同漢書 歷六國兼天下求得矣譚本作功然不知反

廉恥之節仁義之厚信并兼之法遂進取之業凡十

三歲而社稷為墟不知守成之數得之之術也悲夫

譚本作十二歲非又不知上有為字得之作得失又未有帝者養士進取遺禮八字建本亦有係衍文今

從別本去之

瑰瑋事勢

天下有瑰政於此予民而民愈貧衣民而民愈寒使

民樂而民愈苦使民知而民愈不知避縣網甚可瑰

也建潭本復不知二字係衍文去之又今有瑋術於網字建本訛作綱今從潭本下同

此奪民而民益富也不衣民而民益煖苦民而民益

樂使民愈愚而民愈不罹縣網陛下無意少聽其數

乎別本而民愈下有知字別下同又乎作與夫雕文刻鏤周用之物繁多

纖微苦窳之器日變而起民弃完堅而務雕鏤纖巧

以相競高句○而務潭本作之物作之宜一日今十日不輕能

成用一歲。今半歲而弊。作之費日挾巧。用之易弊。不耕而多食。農人之食。是天下之所以困貧而不足也。故以末予民。民大貧。以本予民。民大富。黼黻文繡。纂組害女工。且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方且萬里不輕能具。萬里字訛天下之力勢。安得不寒。世以俗侈相耀。人慕其所不如。悚迫於俗。願其所未至。以相競高。而上非有制度也。今雖刑餘鬻妾。下賤衣服。得過諸侯。擬天子。中是使天下公得冒主。而夫人務侈也。冒主務侈。則天下寒。而衣服不足矣。故以文繡衣民。而民愈

寒。以褹民。民必煖。而有餘布帛之饒矣。

別本作以衣帛褹民。行衣

帛二字。潭本無餘字。

夫奇巧末技。商販游食之民。形佚樂而心

縣愆。志苟得而行淫侈。則用不足而蓄積少矣。即遇凶旱。必先困窮迫身。則苦飢甚焉。今毆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則天下各食於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畝。則民安性勸業。而無縣愆之心。則民潭本作朴。一作性。賈子本。作生。別本作心。無苟得之志。行恭儉蓄積。而人樂其所矣。故曰。苦民而民益樂也。世淫侈矣。飾知功。以相詐利者。為知士。敢犯法禁。昧大姦者。為識理。故邪人務而日

起姦詐繁而不可止。罪人積下衆多，而無時已。君臣相冒，上下無辨。此生於無制度也。今去淫侈之俗，行節儉之術，使車輿有度，衣服器械各有制數。制數已定，故君臣絕尤，而上下分明矣。擅退則讓，上僭者誅。建本退作過訛。又上僭作上。位僭行位字。今皆從潭本。故淫侈不得生，知巧詐謀無為起。姦邪盜賊自為止，則民離罪遠矣。知巧詐謀不起。建本脫詐字。潭本有。所謂愚，故曰使愚而民愈不罹縣網。此下有此四字。使君臣相冒。上下無別。天下困貧。姦詐盜賊並起。罪人蓄積無已者也。故不可不急。速救也。三十八字。建潭本別本皆有之。案文義不甚相聯屬。舊有校者刪去此段。今從之。

孽產子 事勢

民賣產子，得為之。繡衣編經履，偏諸緣。入之閑中，是古者天子后之服也。后之所以廟而不以燕也。而衆庶得以衣孽妾，白縠之表，薄紉之裏，緹以偏諸。美者黼繡，是古者天子之服也。建本今富人大賈召客者，得以被牆。建潭本上句作今貴富人。大賈者喪資。若兄弟召客者訛。今從漢書改正。古者以天下奉一帝一后，而節適。建本作適。節。今富人大賈屋壁得為帝服。富人建潭本作貴人訛。賈婦優倡，下賤產子，得為后飾。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且帝之身。建潭本且

下行自衣阜綈而靡賈侈貴。牆得被繡，后以緣其領。主字孽妾以緣其履。此臣之所謂踳也。踳與且試觀事理。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也。欲天下之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之無飢，胡可得也。飢寒切於民之肌膚。之欲天下以下十七字，建本誤脫去。潭本有唯無中間一字。欲其無為姦邪盜賊，不可得也。國已素屈矣，姦邪盜賊特須時爾。歲適不為，如雲而起耳。不為不成也。見春秋繁露。又續漢律歷志注引易緯：有雜稻不為麥，不為之語。若夫不為見室滿，胡可勝撫也。若夫十二字難曉，必是妄竄入。夫錚此而有安上者，殆未有也。

錚此猶言際此。山海經：驪山是錚，于西海。敦題之山，是錚于北海。錚，章閏反。郭注：猶提錚也。是則今人之際耳。邊今也平居則無此施。施與柴同。此不敬而素寬，有故必困。然而獻計者類曰：無動為大耳。夫無動而可以振天下之敗者，何等也。此下建本有曰為大，夫治可也。若為大亂，豈若其小十五字於義無當。潭本同，但無夫字。今並刪去。悲夫，俗至不敬也。至無等也。至冒其上也。進計者猶曰：無為，可為長大息者此也。

銅布

銅布於下，為天下蓄。何以言之？銅布於下，則民鑄錢

者大抵必雜石鉛鐵焉。漢書石黥罪日繁。此一禍也。
 銅布於下。偽錢無止。錢用不信。民愈相疑。此二禍也。
 銅布於下。采銅者棄其田疇。家鑄者損其農事。穀不
 為則鄰於飢。此三禍也。故不禁鑄錢。則錢常亂。黥罪
 日積。是陷阱也。且農事不為。有疑為蓄。疑別本故民
 鑄錢不可不禁。上禁鑄錢。必以死罪。鑄錢者禁。則錢
 必還重。錢重則盜鑄錢者起。則死罪又復積矣。銅使
 之然也。故銅布於下。其禍博矣。今博禍可除。七福可
 致。何謂七福。上收銅。勿令布下。則民不鑄錢。黥罪不

積。一。銅不布下。則偽錢不繁。民不相疑。二。銅不布下。
 不得采銅。不得鑄錢。則民反耕田矣。三。銅不布下。畢
 歸於上。上挾銅積。以御輕重。錢輕則以術斂之。錢重
 則以術散之。則錢必治。貨物必平矣。四。本無貨物必入。者依漢書增挾銅之積。以鑄兵器。以假貴臣。小大多
 少。各有制度。以別貴賤。以差上下。則等級明矣。五。挾
 銅之積。以臨萬貨。以調盈虛。以收倍羨。倍潭本作則
 官必富。而末民困矣。六。挾銅之積。制吾弃財。以與匈
 奴。逐爭其民。則敵必壞矣。壞潭本作懷。漢書同。宋祁

潭本有_一七字案下云此謂之七福謂之
 福句相此近則七字可省建本無此謂之七福誤倒
 故善為天下者因禍而為福轉敗而為功今顧退七
 福而行博禍可為長大息者此其一也

壹通

所謂建武關函谷臨晉關者大抵為備山東諸侯也

秦南有武關秦昭王詐楚懷王處也東有函谷臨晉
 關建本建武關作建武開誤今從潭本意林無上關

字天子之制在陛下今大諸侯多其力因建關而備
 之若秦時之備六國也豈若定地勢使無可備之患
 因行兼愛無私之道罷關一通天下無以區區獨有

關中者所為禁游宦諸侯及無得出馬關者所為本
 作所謂

誤今豈不曰諸侯得眾則權益重其國眾車騎則力

益多故明為之法無資諸侯於臣之計疏山東孽諸

侯不令似一家者其精於此矣潭本精
 作積豈若一定地

制令諸侯之民句人騎二馬不足以為患益以萬夫

不足以為害今不定大理數起禁不服人心害兼覆

之義不便

天子都長安而以淮南東南邊為奉地彌道數千不

輕致輸致輸
 誤倒郡或乃越諸侯而有免侯之地於遠方

調均發徵。又且必同。大國包小國為境。小國闕大國而為都。闕當作廓小大駁躒。遠近無衰。天子諸侯封畔之無經也。至無狀也。以藩國資彊敵。以列侯餌篡夫。至不得也。陛下柰何久不正此。自天子都長安以下。與首卷益壤篇意義相同。與前段罷關意不相承接。舊本皆連前非也。今改提行分作二段。

屬遠 事勢

古者天子地方千里。中之而為都。輸將繇使其遠者不在五百里而至。不在當作至。不出下同。建本脫至字。今補。公侯地百里。中之而為都。輸將繇使遠者不在五十里而至。輸將

者不苦其勞。潭本繇使者不傷其費。故遠方人安其居。士民皆有驩樂其上。有字衍文。潭本上作土。此天下之所以長久也。潭本以作能別。本以上有能字。及秦而不然。秦不能分尺寸之地。欲盡自有之耳。輸將起海上而來一錢之賦耳。十錢之費。弗輕能致也。上之所得者甚少。而民毒苦之甚深。故陳勝一動。而天下不振。今漢越兩諸侯之中分。而乃以廬江之為奉地。之字衍別。本亦作雖。秦之遠邊。過此不遠矣。令此不輸將。不奉主。非奉地義也。尚安用此。而久縣其心哉。若令此如奉地之義。是復

秦之迹也。竊以為不便。夫淮南窳民貧鄉也。繇使長安者，自悉以補行。中道而衣行勝已羸弊矣。彊提荷弊衣而至，慮非假貸自詣，非有以所聞也。履躋不數，易不足以至。錢用之費，稱此苦甚。竊以所聞，縣令丞相歸休者，慮非甚彊也。不見得從者。此段文多重沓。案漢書云：淮南吏民繇役往來長安者，自悉而補中道衣敝。錢用諸費，稱此苦甚。屬漢而欲得王至甚。語簡而明。此但依傍漢書而增演之耳。行勝似當作行勝。潭本作不勝。又自詣作自儲，非有以所聞也。似謂未有以聞也。然中聞又隔以履躋不數，易數語參錯無緒。下似謂乘丞相歸休之日告之，欲其轉聞於上而無見從者。其縣令等字，夫行數千里，絕諸侯之地，而縣屬漢，其勢又是衍文。

終不可久。漢往者家號泣而送之。其來繇使者家號泣而遣之，俱不相欲也。甚苦屬漢而欲王，類至甚也。逋遁而歸諸侯者，類不少矣。陛下不如蚤定母以資姦人。

親疏危亂 事勢

陛下有所不為矣。臣將不敢不畢陳事制。假令天下如曩也。起二語殊不類舊。假字下又衍。淮陰侯尚王設字。今刪。曩下本或有時字。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貫高為相。盧縮王燕陳豨在代。令六七諸公皆無恙。案其

國而居當是時陛下即天子之位試能自安乎哉臣
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天下殺亂建本訛作豪亂潭

殺亂與漢書同今從之高皇帝與諸侯併肩而起諸侯潭本作

并非有側室之勢以豫席之也諸侯率幸者乃得為

中涓建潭本乃作仍今從別本其次僅得為舍人高皇帝南面稱

帝諸公皆為臣潭本無皆字材之不逮至遠也高皇帝五

年即天子之位割膏腴之地以王有功之臣多者百

餘城少者乃三四十縣德至渥也然其後十年之間

反者九起幾無天下者五六陛下之與諸公也非親

角材而臣之也又非身封王之也潭本身下自高皇

帝不能以是一歲為安陛下獨安能以是自安也然

尚有可諉者曰疏臣請試言其親者假令悼惠王王

齊元王王楚中山王王趙漢書作中子王趙此誤幽王王淮陽

共王王梁靈王王燕厲王王淮南六七貴人皆無恙

各案其國而居當是時陛下即天子之位能為治乎

臣又竊知陛下之不能也諸侯王雖名為人臣實皆

有布衣昆弟之心慮無不宰制而天子自為者建本

上無有字潭本擅爵人赦死罪甚者或戴黃屋漢法

未穫年富人不得貧民且飢。潭本穫年作穫天時不收請賣爵鬻子既或聞耳曩頃不雨。曩頃二字不成語此篇妄竄者甚多難正令人寒心壹雨爾慮若更生天下無蓄若此甚極也其在王法謂之何必須困至乃慮窮至乃圖不亦晚乎。此下有竊伏念之愈使人悲然則所謂國無人者何謂也有天下而欲其安者豈不在於陛下者哉舊校本增今從之。上弗自憂將以誰偷五歲小康十歲一凶三十歲而一大康蓋曰大數也。此下舊人相食至於今若干年矣十二字似此豈即不幸有復成世界作此胡說可謂全無人氣矣

方二三千之旱天下何以相救卒然邊境有數十萬之衆聚。潭本無之字天下將何以饋之矣兵旱相承民填溝壑剽盜攻擊者興繼而起中國失救外敵必駭一日而及此之必然。積貯一疏此割裂為二其一篇名無蓄在第四卷中皆改頭換面無完善者此處漢書但云廼駭而圖之豈將有及乎今改云云建本潭本皆作一日而乃此之以然此正妄竄者故為脫爛使且用事之人未必此省為人上弗自憂。潭本作為人上省弗自憂魄然事困乃驚而督下曰此天也可奈何事既無如之何及方今始秋時可善為。無如下建本有憂字潭本無此云方今始秋時可善為鑄錢篇云方今始伏望可善

圖隨手鈔襲皆陛下少閒可使臣從丞相御史計之
是一手爲撰
可使臣下建潭本有議字又此下有臣議詔所自用
秩二千石上雖幸使議計勿厚疏殆無傷也有時矣
二十六字亂湊
不成語今刪去

解縣事勢

天下之勢方倒縣竊願陛下省之也凡天子者天下
 之首也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也何也下也
有今句匈奴嫚侮侵掠五句係依漢書
但此處自在後文今故從建本去之
 蠻夷徵令是主
 上之操也天子共貢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願
 居下是倒縣之勢也天下倒縣莫之能解猶爲國有

人乎非特倒縣而已也又類蹙且病痺夫蹙者一面

病痺者一方痛今西郡北郡今字下建潭本有西爲

爲上東海爲下則北境一倒也二十三字雖有長爵

不輕得復五尺已上不輕得息苦甚矣中地左戍延

行數千里糧食餽饗至難也斥候者望烽燧而不敢

臥將吏戍者或介冑而睡而匈奴欺侮侵掠未知息

時於焉望信威廣德難潭本下臣故曰一方病矣醫

能治之而上弗可使也天下倒縣甚苦矣竊爲陛下

惜之進諫者類以爲是困不可解也無具甚矣困漢書作

固陛下有幸聽臣之計請陛下舉中國之禍而從之
 匈奴從字疑從中國乘其歲而富彊匈奴伏其辜而殘亡
 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笞其背舉匈奴
 之衆唯上之令舊本此下有殺之乎生之乎陛下威
 憚大信德義廣遠據天下而必固稱高號誠所宜潭本
 誠作所宜俛視中國遠望四夷莫不如志矣然後退齋三
 日以報高廟令天下無愚智男女皆曰皇帝果大聖
 也胡忍以陛下之明承天下之資而久為戎人欺傲
 若此可謂國無人矣

威不信事勢

古之正義東西南北苟舟車之所達人迹之所至莫
 不率服而後云天子德厚焉澤湛焉而後稱帝又加
 美焉而後稱皇今稱號甚美而實不出長城彼非特
 不服也又大不敬邊長不寧中長不靜譬如伏虎見
 便必動將何時已昔高帝起布衣而服九州今陛下
 杖九州而不行於匈奴竊為陛下不足且事勢有甚
 逆者焉下有其義尤要四字天子者天下之首也何
 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也何也下也蠻夷徵令是

之可也。陛下有聽其事計，令中國日治，匈奴日危。大

國大富，匈奴適亡。數語亦多增竄。建本潭本令上。吐

犬馬行，理勢然也。吐當將必以匈奴之衆為漢臣民。

制之，令千家而為一國，列處之塞外，自隴西延至遼

東。別本延下。各有分地以衛邊，使備月氏灌颶之變。

灌颶疑當作颶渾。縣名在朔方郡。一說颶乃瓜字之訛。灌颶即退讓篇所云者也。皆屬之直

郡。句然後罷戎休邊。當作戎疑。民天下之兵，帝之威

德內行外信，四方悅服，則愚臣之志快矣。不然，帝威

不遂，心與嘿嘿，竊聞匈奴當今遂羸。潭本有此其示

武昧利之時也。而隆義渠東胡諸國，又頗來降。別本

有建以臣之愚，匈奴且動疑，將一材而出奇，厚贄以

責漢，不大興不已。旁午走急，數十萬之衆，積於北方。

天下安得食而饋之。臨事而重困，則難為工矣。潭本

功陛下何不蚤圖。建國者曰：匈奴不敬，辭言不順，負

其衆庶，時為寇盜，撓邊境，擾中國，數行不義，為我狡

猾。為此柰何？對曰：臣聞彊國戰智。潭本彊王者戰義。

帝者戰德。故湯祝網而漢陰降，舜舞干羽而南蠻服。

別本今漢帝中國也，宜以厚德懷服四夷，舉明義

三苗服

博示遠方則舟車之所至人力之所及莫不為畜潭本

作又孰敢怫然不承帝意建本作又且孰敢譚本作

紛音義同見列子黃臣為陛下建三表設五餌臣為

舊皆作陛下為臣改以此與單于爭其民則下匈奴猶

振槁也夫無道之人何宜敢捍此其久陛下冑幸用

臣之計臣且以事勢諭天子之言使匈奴大眾之信

陛下也潭本使為通言耳必行而弗易夢中許人覺

且才背其信陛下已諾若日出之灼灼建潭本若下

故聞君一言雖有微遠其志不疑仇讐之人其心不

殆若此則信諭矣所圖莫不行矣一表圖建本作孤

臣又且以事勢諭陛下之愛令匈奴之自視也苟胡

面而戎狀者其自以為見愛於天子也猶弱子之選

慈母也若此則愛諭矣一表戎狀潭本作我狀臣又

且諭陛下之好令胡人之自視也苟其技之所長與

其所工一可以當天子之意若此則好諭矣一表愛

人之狀好人之技人道信為大操帝義也愛好有實

已諾可期十死一生彼必將至此謂三表凡賞於國

者此不可以均賞均則國窳窳空而賞薄不足以動

人舊本皆作故善賞者踔之說文踔踔也猶言踐踏也先使之失所望而後

以恩加之彼必大喜過望矣此即高祖之所以待英布也駁轅之從而時厚之令

視之足見也誦之足語也乃可傾一國之心陛下幸

聽臣之計則臣有餘財五字衍文臣有餘資自在未

財亦非匈奴之來者家長已上固必衣繡家少者必衣

文錦潭本少者上無家字將為銀車五乘大雕畫之駕四馬載

綠蓋從數騎御駝乘且雖單于之出入也不輕都此

矣令匈奴降者時時得此而賜之耳一國聞之者見

之者希心而相告人人冀幸以為吾至亦可以得此

將以壞其目一餌匈奴之使至者若大降者也大眾

之所聚也上必有所召賜食焉飯物故四五盛美哉

膜炙肉膜字書無之一本作腊即豬字亦非辭疑膜肉二字為衍文具醯醢方數

尺於前令一人坐此胡人欲觀者固百數在旁得賜

者之喜也且笑且飯味皆所嗜而所未嘗得也令來

者時時得此而饗之耳潭本無耳字一國聞之者見之者

垂羨而相告人恂憚其所自羨與涎同建潭本作洩別本作涕皆訛恂憚准

南子作憚除高誘注云貪欲也音探豫以吾至亦將

得此將以此壞其口一餌降者之傑也若使者至也

上必使人有所召客焉。令得召其知識。胡人之欲觀者，勿禁。令婦人傅白墨墨。猶言粉白。黛黑也。繡衣而侍其堂者，二三十人。或薄或揜，為其胡戲，以相飯。上使樂府幸假之。但樂吹簫鼓鞀，倒挈面者更進。別本但作倒挈。今所謂筋斗也。舞者蹈者。潭本蹈。時作少閒擊鼓舞其偶面。假面也。昔時乃為戎樂。昔夜也。潭本作莫音暮。攜手胥彊上人。此即偃師戲也。客之後。潭本作之待。婦人先後扶持之者，固十餘人。潭本作侍。持使降者，時或得此而樂之耳。使降者潭本作一國令使者降者。聞之者，見之者，希盱相告。希盱喜悅兒。人人怏怏，唯恐其

後來至也。怏怏與急急同。將以此壞其耳。一餌。凡降者，陛下之所召幸。若所以約致也。陛下必時有所富，必令此有高堂邃宇。建潭本必下行一有字。又善廚處。句大建本富作官。此作北。皆訛。困京。句廡有編馬，庫有陣車，奴婢諸嬰兒畜生具。令此時大具，召胡客，饗胡使。上幸，令官助之具，假之樂。困京建本作令。此其居處樂虞。困京之畜皆過其故。圍令或改作從潭本。今王慮出其單于，或時時賜此而為家耳。王慮字訛。匈奴一國傾心而冀，人人怏怏，唯恐其後來至也。將以此壞其腹。一餌。於來降者，上必時時而有所召

幸拊循而後得入官。夫胡大人難親也。若止於胡嬰

兒及貴人子好可愛者。胡潭本訛故。今從建本。及上

必召幸大數十人。為此繡衣好閑。舊本皆作閑。案下

改此作閑是也。今從之。且出則從。居則更待。建本脫居字。別本

上即饗胡人也。大觥抵也。觥抵即角抵也。客胡使也。

力士武士固近待傍。潭本力士作功士。胡嬰兒得近待側。胡

貴人更進得佐酒前。上乃幸自御。此薄使付酒錢。時

人偶之。中庸仁者人也。鄙讀如相。人偶之人。以意相

本之亦作人。今從潭本。為閒則出。繡衣具帶服。賓餘時以賜之。

上即幸拊胡嬰兒。擣適之。擣適猶騰倒也。戲弄之。乃授炙。幸

自啗之。出好衣閑。且自為贛之。贛舊校者改。上起胡嬰

兒或前或後。胡貴人既得奉酒。出則服衣佩綬。貴人

而立於前。令數人得此而居耳。一國聞者見者。希肝

而欲。人人恹恹惟恐其後來至也。將以此壞其心。一

餌。故牽其耳。牽其目。牽其口。牽其腹。四者已牽。又引

其心。安得不來下。胡抑抃也。抃隕也。言降下。胡人如

稿也。此謂五餌。若夫大變之應。大約以權決塞。因宜

而行。不可豫形。尊翁主。重相室。多其長吏。衆門大夫

皆謀士也。必足之財，且用吾人，且用其尊，觀其限，窺其謀。中外符節，適構拘也。詩書不載，構字案白樂天當謂繫屬而固結之也。夫或人且安得久，悍若此。本悍作故三表已諭，五餌既明，則匈奴之中，乖而相疑矣。使單于寢不聊寐，食不甘口。潭本作飯，失其口。揮劍挾弓，而蹲穹廬之隅。揮劍潭本作禪，別本作彈劍。左視右視，以為盡仇也。彼其羣臣，雖欲毋走，若虎在後，衆欲無來，恐或軒之。猶言先之，在其前也。此謂勢然，其貴人之見單于，猶迂虎狼也。其南面而歸漢也，猶弱子之慕慈母也。其衆之見

將吏，猶噩迓仇讐也。衆下潭本南鄉而欲走漢，猶水流下也。將使單于無臣之使，無民之守，夫惡得不係頸頓顙，請歸陛下之義哉。潭本作此謂戰德，彼匈奴見畧，且引衆而遠去。連此有數。此潭本作比夫關市者，固匈奴所犯滑而深求也。願上遣使厚與之和，以不得已許之大市。使者反因於要險之所，多為鑿開，衆而延之。關吏卒使足以自守，大每一關屠沽者，賣飯食者，美臠炙臠者。潭本吏卒作卒吏，或卒史之訛。又大者，又炙臠倒臠房粉切，亦臠也。每物各一二百人，則胡人著於長城下矣。著章切是王

將疆北之必攻其王矣。以匈奴之飢飯羹啗臍畜，啗潞多飲酒，潞大音也。潞字書無考。此則亡竭可立待也。賜大而愈飢，多財而愈困。建潭本作財盡而漢者所希心而慕也。則匈奴貴人以其千人至者，顯其二三。以其萬人至者，顯其十餘人。夫顯榮者，招民之機也。故遠期五歲，近期三年之內，匈奴亡矣。此謂德勝。或曰，建潭本皆無建三表明五餌，盛資翁主，禽敵國而後止。費至多也。惡得財用而足之。對曰：請無敢費御府銖金尺帛。然而臣有餘資。問曰：何以對。曰：國有二

族方亂天下，甚於匈奴之為邊患也。使上下躋逆，天下窳貧。建本窳作窳盜賊罪人蓄積無已。此二族為祟也。上去二族，弗使亂國，天下治富矣。治當作殆臣賜二族使祟匈奴過足言者，或曰：天子下臨人民，憲之。建本作天子不臨人民，患之。潭本不臨作不恤，患作憲。今案不字當作下形，近而訛耳。下同。憲與患同。曰：苟或非天子民，尚豈天子也。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潭本無此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王者天子也。別本作王苟舟車之所至，人迹之所及，雖蠻夷戎狄，孰非天子之所哉。潭本夷作貊，又之所哉，訛作之所作也。八字係衍文，當刪。

而愔渠頗率天子之民以不聽天子則愔渠大罪也

毛詩鄘箋云愔驕也今天子自為懷其民天子之理也豈下臨

人之民哉潭本之理上無天子二字末句作豈有愔人之民哉訛

勢卑事勢

匈奴侵甚侮甚遇天子至不敬也為天下患至無已

也以漢而歲致金絮繒絲是入貢職於蠻夷也顧為

戎人諸侯也建本作顧為戎人為諸侯也潭本亦有下為字訛今依漢書改勢既卑

辱而禍且不息長此何窮陛下胡忍以帝皇之號特

居此建潭本臣竊料匈奴之衆臣建本作賓別本作實皆訛今從潭本

不過漢一千石大縣以天下之大而困於一縣之小

甚竊為執事羞之陛下有意胡不使臣一試理此夫

胡人於古小諸侯之所銓權而服也銓權未詳奚宜敢悍

若此以臣為屬國之官以主匈奴因幸行臣之計半

歲之內休屠飯失其口矣少假之間休屠繫頸以草

膝行頓顙請歸陛下之義唯上財幸而後復罷屬國

之官臣賜歸伏田廬不復滂末延則忠臣之志快矣

今不獾猛獸而獾田彘獾後人用以代獾字顏師古曰獾化為獾過成鄙俗今諸

書多通用故不改猛獸以喻匈奴不搏反寇而搏蓄菟

菟與兔同。所獮得母小。所搏得母不急乎。諸本並脫不字。舊人

校增。今玩細虞。建本玩作繁。別本作不。圖大患。非所

以為安。從之。今玩細虞。繁細是虞。今從潭本。

淮難。事勢。今依漢書改正。

竊恐陛下接王淮南王子。向首舊有一字。行王子別

無諸字。今會不與如臣者孰計之也。淮南王之悖逆

亡道。舊本並作淮南王來入赴千乘。陛下為頓顙謝

罪皇太后之前。淮南王曾不諄讓。別本作譙讓。敷畱

之罪。無加身者。敷畱舍人橫制等室之門。追而赦之。

吏曾不得捕。等室。他無所見。疑是靜室。即前階級篇

曾不王人於天子國。橫行不辜而無譴。乃賜美人多

載黃金而歸。侯邑之在其國者。畢徙之佗所。從舊本

案薄昭予厲王書云。皇帝初即位。易侯邑在淮南者。大王不肖。皇帝卒易之。使大王得三縣之實甚厚。則

此當作陛下於淮南王。不可謂薄矣。然而淮南王天

子之法。咫尺蹂促而弗用也。此篇多以咫尺代則字。蹂促

有使皇帝之令。咫尺批傾而不行。天下孰不知天子選

功臣有職者。以為之相吏。王勸不踏蹴而逐耳。潭本

而不稱病而走。勸。建本作董。亦僅字也。今從潭本。

新書

卷四

九

者天下孰弗知建潭本脫孰字今從別日接持怨言

以誹謗陛下之為皇太后之餽賜逆拒而不受建本

訛逆聊潭本作逆天子使者奉詔而弗得見僵臥以

發詔書天下孰不知聚罪人奇狡少年通棧奇之徒

啓章之等建潭本並作棧奇即而謀為東帝天下孰

弗知淮南王罪已明陛下赦其死罪解之金道以為

之神金道當作嚴道以為之其人自病死陛下何負

天下大指孰能以王之死為不當陛下無負也如是

咫尺淮南王罪人之身也淮南子罪人之子也奉尊罪

人之子適足以負謗於天下耳無解細於前事六字贅可

刪潭本又且世人不以肉為心則已若以肉為心人

之心可知也潭本無世字若字下無以字又舊本今

淮南子潭本子上少壯聞父辱狀是立咫尺泣洽衿是

咫尺下舊有焉字行衿建臥咫尺泣交項腸至腰肘如繆

維耳豈能須臾忘哉是而不如是句○別本如作知

非人也陛下制天下之命而淮南王至如此極其子

舍陛下而更安所歸其怨爾特曰勢未便事未發舍

亂而不敢言舍舊本皆訛若誠其心豈能忘陛下哉

白公勝所為父報仇者報大父與諸伯父叔父也叔父字舊本並脫今依漢書增

令尹子西司馬子綦皆親羣父也無

不盡傷子綦左傳作子期此與譚本訛子綦昔者白公之為亂也

非欲取國代王也建譚本作伐主別本作代王為發憤快

志爾故挾匕首以衝仇人之匈固為要俱靡而已耳

漢書作固為俱靡而已此處當作要與俱靡而已耳上固為二字可省以下句有固字不當複也建譚本

靡並皆作靡固非冀生也今淮南土雖小黥布嘗用之矣

上舊作王矣舊作耳譚本又改漢存特幸耳夫擅仇人無嘗字今並從舊人校本足以危漢之資於策安便雖割而為四四子一心也

也上舊本皆有未異二字贅甚今刪去豫讓為智伯報趙襄子五起而

不取者無他資力少也子胥之報楚也有吳之衆也

白公成亂也有白公之衆也闔閭富故句然使專諸

刺吳王僚燕太子丹富故句然使荆軻殺秦王政

承上語辭譚本然俱作能則當以故能二字連讀專諸與史記吳越春秋同譚本作縛諸左傳作縛設諸

漢書作今陛下將尊不億之人與之衆積之財億安

億猶不靖也此段前益壤篇末舊本亦載之作不意譚本作不義此非有白公子胥

之報於廣都之中者即疑有專諸荆軻起兩柱之間

其策安便哉此所謂假賊兵為虎翼者願陛下少畱

意計之

舊本脫少字益壞篇未有之今補入

無蓄事勢

禹有十年之蓄故免九年之水湯有十年之積故勝

七歲之旱夫蓄積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

餘何嚮而不濟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建潭本無

此句別本從漢書有懷柔附遠何招而不至管子曰倉廩實知

禮節衣食足知榮辱民非足也而可治之者自古及

今未之嘗聞古人曰一夫不耕或為之飢一婦不織

或為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無節潭本作無度則物力必

屈古之為天下者至悉也

漢書作至織織與織同

故其蓄積

足恃今背本而以末食者甚衆是天下之大殘也今背

本而以末食者甚衆十字為句漢書以作趨顏師古以趨末分句非也建本脫之字也字別本有潭本無

也從生之害者甚盛是天下之大賊也汰流淫佚侈

靡之俗日以長是天下之大崇也

文多出後人所增竄漢書云淫侈之

俗日以長是天下之大賊也無所謂大崇故下云殘賊公行正承上二者而言無意敷衍何所取哉

殘賊公行莫之或止大命泛敗莫之振救

泛敗漢書作將泛泛

方勇反覆也建潭本俱訛作貶敗此下又有生之者何計者也事情安所取九字係妄竄今刪去

甚少而靡之者甚衆天下之勢何以不危漢之為漢

幾四十歲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痛也。故失時不雨，民且狼顧矣。歲惡不入，請賣爵鬻子。既或聞耳矣。安有為天下阡危若此，而上不驚者。世之有饑荒，天下之常也。漢書作世之有禹湯被之矣。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國何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十百萬之衆，國何以餽之矣。衆上建本有聚字。潭本聚字在衆字下。皆衍文。今刪。兵旱相乘。潭本作承。與天下大屈。勇力者聚徒而橫擊。建潭本者孫而齧其骨。政法未畢通也。遠方之疑者，竝舉而爭。

聚二字倒。罷夫羸老。罷下建潭本行一矣字。作易子。今從別本。

乘。潭本作承。與。天下大屈。勇力者聚徒而橫擊。建潭本者

起矣。竝作必。潭本為人上者，乃試而圖之。豈將有及乎。

此下漢書云。今歐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未技遊食之民。轉而緣南晦。則蓄積足。而人樂其所矣。一段。方見措置之實。今缺之。則下文所謂富安者。語亦無根。此皆妄人故為異同。以欺不學者耳。

耳。可以為富安天下，而直以為此廩廩也。竊為陛下

惜之。漢書諡疏止此。今此本下。又有王制曰。國無九年之蓄。國非其國也。其王制若此之迫也。陛下柰何不使吏計所以為此。可以流涕者。又是也。五十九字。亦

係妄人偽造竄入。書中屢見之。漢文帝使博士等作王制。諡未必遽引之。或謂禮記中之王制。非即漢博士所作。亦無左證。上云為陛下惜之。下又云流涕。鄙陋複沓。乃小兒學語。而未能者。今皆刪去。

鑄錢事勢

法使天下公得顧租鑄錢此句之上舊本有廼者竊

多者一縣百數少者十數家屬知識及吏之所疑繫

囚榜笞及犇走者類甚不少僕未之得驗然其形必

然抵禍罪者固乃始耳此無息時事甚不少於上大

不便願陛下幸無忽八十一字甚不成文理此何等

事而曰竊聞曰未之得驗然其形必然皆似夢中囈

語且自稱曰僕以對陛下苟少知屬文者亦決不為

此又家屬之語亦出自近代此必皆趙宋時人所作

偽竄入者不可以誣古人今刪去之知言者當不以

余為妄但猶恨中間廁類敢雜以鉛鐵為他巧者其

者不能盡殲之使無餘耳

罪黥此句舊本無之若無此句則下文突云實皆黥

罪為無根矣今故從漢書補之并補下句首然

字然鑄錢之情非殺鉛鐵及石雜銅也不可得贏

無然鑄錢之四字情上而殺之甚微其利甚厚舊本

有人字又也字作少

下云又易為無異鹽羹之易而其利甚厚張法雖公

鑄金賜而鑄者情必姦偽也云云沓拖無意今從漢

書刪名曰顧租公鑄法也而實皆黥罪也有法若此

正書刪上將何賴焉夫事有召禍而法有起姦今令細民操

造幣之勢各隱屏其家而鑄作建潭本作各隱親其

其家字公字皆行文而公因欲禁其厚利微姦建潭

溺上且弗救乎。漢書於黥罪積下云為法若此。上何

字末具也。別且世民用錢。縣異而郡不同。又漢書但云

本作未甚也。何其簡明。蓋謂此郡縣與彼郡縣各不同

也。若縣屬於郡。郡以統縣。郡與縣不分地而治。何云

縣異而郡不同乎。甚或用輕錢百加若干。舊本又有

矣。作偽者之謬也。或用重錢平稱不受。法錢不立。將使天下

無今刪。或用重錢平稱不受。法錢不立。將使天下

操權族而八字不可。吏急而一之乎。則大煩苛而民

曉亦漢書所無。今刪。弗任且力不能而勢不可。施縱而弗苛乎。則郡縣異

而市肆不同。小大異用。錢文大亂。夫苟非其術。則何

嚮而可哉。夫農事不為而采銅日蕃。釋其耒耨。冶鎔

鑪炭。姦錢日繁。正錢日亡。善人怵而為姦邪。愿民陷

而之刑。僇黥罪繁積。吏民且日鬪矣。舊本又有少益

所謂今將甚不祥。奈何而忽國知患此。吏議必曰禁

刪去。之禁之不得其術。其傷必大。何以圍之。令禁鑄錢。錢

必還重四錢之粟。必還二錢耳。重則盜鑄錢如雲而

起。則弃市之罪。又不足以禁矣。姦不勝而法禁數潰

舊本法禁倒。今從漢書易之。漢書此下接云。銅使之

然也。云云。今截置於第三卷銅布篇中。此下則又妄

撰一段云。難言已大事也。久亂而弗蚤振。恐不稱陛

下之明。凡治不得應。天地星辰有動。非小故也。或累

王德。陛下不可以怠。方今始伏望。可善圖也。五十三

善圖也。澶漫何指。太抵作偽者之伎倆。或一篇析之為三四。或於篇中移易其先後。或一字而增添數字。一句而敷演數句。以變亂古人之成文。讀者多草草不與理會耳。今畧審之。謬妄自有不可得而掩者矣。

新書卷第四

新書卷第五

傳職連語

或稱春秋而為之聳善而抑惡。以革勸其心。教之禮。使知上下之則。建本有宣字。或校改作宜。潭本無。或為之稱詩而廣道顯德。以馴明其志。教之樂。以疏其穢。而填其浮氣。填與鎮同。教之語。使明於上世。而知先王之務明德於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廢興者而戒懼焉。故志。古先之志也。建潭本作故。設教之任術。使能紀萬官之職任。而知治化之儀。教之訓典。使知族類疏戚。而隱比馴焉。此所謂學太子。

以聖人之德者也。學讀為教。或明惠施以道之忠。明

長復以道之信。長復謂久要不忘。踐言。明度量以道

之義。明等級以道之禮。明恭儉以道之孝。明敬戒以

道之事。明慈愛以道之仁。明儻雅以道之文。儻與明

除害以道之武。明精直以道之罰。明正德以道之賞。

明齋肅以道之教。潭本作敬。此所謂教太子也。左右前後

莫非賢人以輔相之。摠威儀以先後之。攝體貌以左

右之。制義行以宣翼之。潭本作儀行。建本章恭敬以

監行之。勤勞以勸之。孝順以內之。敦篤以固之。忠信

以發之。德言以揚之。此所謂順者也。此傳人之道也。

非賢者不能行。天子不諭於先聖人之德。不知君國

畜民之道。不見禮義之正。不察應事之理。不博古之

典傳。不備於威儀之數。詩書禮樂無經。天子學業之

不法。大戴禮作學業不。法無天子之三字。凡此其屬太師之任也。古者

齊太公職之。天子不姻於親戚。不惠於庶民。無禮於

大臣。不忠於刑獄。無經於百官。不哀於喪。不敬於祭。

不誠於戎事。建潭本誠作直。案輔佐篇云。有戎不信

於諸侯。不誠於賞罰。不厚於德。不彊於行。建潭本脫

有賜予侈於左右近臣。去授於疏遠卑賤。去各同。大戴去授作

鄰愛鄰亦與各同。不能懲忿忘欲。大行大禮。大義大道。不從

太師之教。凡此其屬太傅之任也。古者魯周公職之。

天子處位不端。受業不敬。教誨諷誦。詩書禮樂之不

經不法。不古。教誨下十五字。大戴無案不古二字。衍文。言語不序。音聲不

中律。將學趨讓進退。即席不以禮。登降揖讓無容。視

瞻俯仰。周旋無節。妄咳唾。數顧趨行。趨行讀促行。句絕。建本下有得

字。別本又作不德。大戴作不得。色不比順。隱琴肆瑟。凡此其屬太保

之任也。古者燕召公職之。天子燕辟廢其學。建潭本作燕業。

及其學訛。左右之習詭其師。答遠方諸侯。遇貴大人。不知

大雅之辭。答左右近臣。不知已諾之適。閒問小誦之

不博。不習。閒問別本作簡聞。大戴同。凡此其屬少師之任也。古者

史佚職之。天子居處出入不以禮。衣服冠帶不以制。

御器在側。不以度。雜絲從。美不以章。潭本作不以彰。德少下二句。

忿怒說喜。不以義。賦與噍讓。不以節。噍當作譙。小行小禮。

小義小道。當有不從太保之教六字。凡此其屬少傅之任也。天子

居處燕私。安所易。大戴作安如。易如而通。樂而湛。夜漏屏人而

數。下疑有脫文。大戴無此六字。飲酒而醉。食肉而飽。飽而彊食。飢

而淋別本下有食字潭本淋作餒建本作餒字書無餒字或二字誤合大戴作飽而強飢而淋無兩

食暑而喝寒而懦別本作嗽大戴同寢而莫宥坐而莫侍建

本作行而莫先莫後帝自為開戶自取玩好自執器

皿亟顧還面大戴作環面注環旋也而器御之不舉不臧大戴無而

字器御倒折毀喪傷凡此其屬少保之任也干戚戈

羽之舞管籥琴瑟之會號呼謠謠聲音不中律燕樂

雅訟逆樂序凡此其屬詔工之任也訟與頌同潭本作頌逆大戴作

送不知日月之不時節次不字大戴無不知先王之諱與國

之大忌不知風雨雷電之眚潭本作情建本作清皆訛凡此其屬

太史之任也

保傅連語

殷為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潭本二十世而亡周為天子

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為天子二世而亡人性非甚

相遠也何殷周之君有道之長潭本有字而秦無道之

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初生固舉以禮使

士負之有司齋肅端冕見之南郊見于天也過闕則

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為赤子而教固已行

矣昔者周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為太保周公為

太傅太公為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義師道之
 教訓三公之職也於是為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
 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燕者也太子建潭本作天子訛故孩提
 有識潭本故下有迺字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
 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
 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
 入故太子初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
 皆正人也習與正人居之不能無正也猶生長於齊
 之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無不正也

猶生長於楚之不能不楚言也潭本脫不能無正也以下共二十四字建

本亦同又不正也無也字楚之下有地字潭本楚言作楚聲故擇其所嗜必先受

業乃得嘗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乃得為之孔子曰
 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是殷周之所以長有道也

及太子少長知好色則入于學知其好色之語乃約畧

孟子論人曰少曰知好色曰有妻子曰仕皆謂其年

少壯所當值也宋儒譏賈子知妃色下語未了宜極

言防閑之道不當便接入于學由不知當學者所

日語意故爾輕謂潭本從漢書作知妃色學之所
 學之官也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疏有
 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

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聖智潭本作賢智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踰矣。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德智長，而治道得矣。建潭本別本並作此五學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輯於下矣。學成治就，是殷周所以長有道也。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司直之史，有虧膳之宰。司直別本作司過，與大戴同。漢書天子有虧膳之宰，作記過。虧別本作徹。潭本訛作勸。天子有過，史必書之，史之義不得書過，則死，而宰收其膳。而字

上大戴有宰之義，不得收膳，則死。於是，有進善之旌，有誹謗之木，有敢諫之鼓。敢建本作箴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愧。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是殷周之所以長有道也。三代之禮，天子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饋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鸞和，步中采芻，趨中肆夏，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其死，聞其聲，不嘗其肉，故遠庖廚，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食以禮，徹以樂。徹建本作飲。潭本失作收。今從別本。

度則史書之。工誦之。三公進而讀之。宰夫減其膳。是天子不得為非也。建潭本脫也。字別本有。明堂之位曰篤仁而好學。多聞而道順。別本順作慎。大戴同。天子疑則問。應而不窮者。謂之道。道者。道天子以道者也。常立於前。是周公也。誠立而敢斷。建潭本作敦斷。今輔善而相義者。謂從別本。大戴同。輔善而相義者。謂之輔。輔者。輔天子之意者也。大戴輔作志。充意作志。常立於左。是太公也。潔廉而切直。匡過而諫邪者。謂之拂。拂者。拂天子之過者也。末者字。建潭本俱脫。大戴有。下句建本有者字。常立於右。是召公也。博聞彊記。捷給而善對者。謂之承。承者。承天子之遺忘者也。常立於後。是史佚也。故成王中立聽朝。則四聖維之。是以慮無失計。而舉無過事。殷周之所以長久者。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訐也。固非貴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傳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今日即位。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為之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菅然。豈胡亥之性惡哉。其所以習道之者。非理故也。鄙諺曰。不習為史而視已事。潭本作不習為史。視已成事。與漢書同。大

子之遺忘者也。常立於後。是史佚也。故成王中立聽朝。則四聖維之。是以慮無失計。而舉無過事。殷周之所以長久者。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訐也。固非貴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傳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今日即位。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為之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菅然。豈胡亥之性惡哉。其所以習道之者。非理故也。鄙諺曰。不習為史而視已事。潭本作不習為史。視已成事。與漢書同。大

戴史亦作又曰前車覆而後車戒潭本無夫殷周之

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然而不能從建本有是

不法聖智也秦之亟絕者其軌迹可見也然而不避

是後車又覆也夫存亡之反別本作變與漢書大戴同沈本作故治亂

之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懸於太子太子之善在

於蚤諭教與選左右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

建本濫夫開於道術知義之指則教之功也若其服

習積貫則左右而已矣夫胡越之人生而同聲嗜慾

不異及其長而成俗也累數譯而不能相通行有雖

死而不相為者則教習然也臣故曰選左右蚤諭教

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

定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時務也

連語連語

紂聖天子之後也潭本脫有天下而宐然苟背道棄

義釋敬慎而行驕肆則天下之人其離之若崩其背

之也不約而若期夫為人主者誠柰何而不慎哉紂

將與武王戰紂陳其卒左臆右臆鼓之不進皆還其

刃顧以鄉紂也紂走還於寢廟之上身鬪而死左右

新書

弗有_二助也。紂之官衛，輿紂之軀，棄之玉門之外，民之觀者，皆進蹴之，蹈其腹，蹙其腎，踐其肺，履其肝。譚本作頭周武王乃使人帷而守之，民之觀者，捧帷而入，提石之者，猶未_二有止，可悲也。夫執為民主，直與民為仇，殃忿若此，夫民尚踐盤其軀，而況有其民政教乎。建本行羞甚二字，今從譚本去之。臣竊聞之曰：善不可謂小而無益，不善不可謂小而無傷。夫牛之為胎也，細若鼯鼠，紂損天下，自象箸始，故小惡大惡一類也。過敗雖小，皆已之罪也。已建本作紂。周諺曰：前車覆而後車戒，今前車已覆

矣。而後車不知戒，不可不察也。譚本作而後，人不知戒。梁嘗有

疑獄，半以為當罪，半以為不當。建本別本亦有罪字，下同。

王亦疑五字，今從譚本去之。梁王曰：陶朱之叟，以布衣而富侔國

是必有奇智，乃召朱公而問之曰：梁有疑獄，吏半以

為當罪，半以為不當，雖寡人亦疑焉。吾決是柰何。新序

吾下有字，字譚本為非。朱公曰：臣鄙人也，不知當獄。然臣家

有二白璧，其色相如也，其徑相如也，其澤相如也。此

字建譚本俱脫，新序有之，別本同。然其價也，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

王曰：徑與色澤皆相如也，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何

也。朱公曰：側而視之，其一者厚倍之，是以千金。王曰：善。故獄疑則從去，賞疑則從予。梁國說序別本從新以臣誼竊觀之，墻薄咫亟壞，繪薄咫亟裂，器薄咫亟毀，酒薄咫亟酸。夫薄而可以曠日持久者，殆未有也。故有國畜民施政教者，臣竊以為厚之而可耳。抑臣又竊聞之曰：有上主者，有中主者，有下主者。上主者可引而上，不可引而下；下主者可以引而下，不可引而上。中主者可引而上，可引而下。故上主者堯舜是也，夏禹契后稷與之為善則行，鯀讎兜欲引而為惡則

誅。故可與為善而不可與為惡，下主者桀紂是也。推

侈惡來，進與為惡則行。表推侈桀之臣見漢書古今人表建本訛為雖侈別本又作

騶侯案韓非子作侯侈抱朴子良規篇作推侈即推侈也潭本作飛廉與惡來俱是紂臣而無桀臣非是

比于龍逢，欲引而為善則誅。多諸書皆作龍逢近代故

可與為惡而不可與為善，所謂中主者，齊桓公是也。

得管仲隰朋，則九合諸侯，豎貂子牙則餓死，胡宮蟲

流而不得葬，故材性乃上主也。賢人必合，而不肖人

必離，國家必治，無可憂者也。若材性下主也，邪人必

合，賢正必遠，坐而須亡耳。又不可勝憂矣，故其可憂

者唯中主爾。又似練絲染之。藍則青，染之緇則黑。得善佐則存，不得善佐則亡。潭本作無善佐則亡。此其脫去上句。建本有之。此其不可不憂者耳。詩云：芄芃棫樸，薪之楨之。濟濟辟王，左右趨之。此言左右日以善趨也。故臣竊以為練左右急也。

輔佐連語

大相上承大義而啓治道。總百官之要，以調天下之宜。舊本並脫下字。案後文有云：正身行，廣教化，脩禮樂。以美風俗，兼領而和一之，以合治安。故天下失宜。天下失宜則此亦當作天下。正身行，廣教化，脩禮樂，以美風俗，兼領而和一之，以合治安。故天下失宜。

國家不治，則大相之任也。上執正職。段一大拂秉義立誠，以習上志，直議正辭，以持上行。批天下之患，匡諸侯之過，令或鬱而不通，臣或盤而不義。大拂之任也。中執政職。段一大輔聞善則以獻，知善則以獻，明號令，正法則頒度量。舊本頌論賢良次官職以時巡循。循巡字如後云則先循于其方亦是微巡之義循本或作巡後人遂妄增入使百吏敬率其業。故經義不衷，賢不肖失序。大輔之任也。下執事職。段一道行典知變化以為規是非。明利害。疑字掌僕及輿馬之度，羽旄旌旗之制，步驟徐疾之節。春夏秋冬。

用之倫色。潭本用馬居車之容。登降之禮。見規宜諭。見

過則調。說文調為調之重文。然此處義當與諫通。故職不率義。則道行之

任也。段一調諄典博聞。以掌駟乘。領時從。調諄潭本作調訊二字古

通用時從疑是侍從。比賢能。天子出則為車右。坐立則為位。承

聖帝之德。畜民之道。禮義之正。潭本義作樂應事之理。則

職以箴。刑獄之衷。賞罰之誠。已諾之信。百官之經。喪

祭之共。戎事之誠。身行之彊。則職以諭。遇大臣之敬。

遇小臣之惠。坐立之端。言默之序。音聲之適。揖讓之

容。俯仰之節。立事之色。則職以証。出入不從禮。衣服

不從制。御器不以度。迎送非其章。迎送建本忿說忘

其義。取予失其節。安易而樂湛。則職以諫。故善不徹。

過不聞。侍從不諫。則調諄之任也。段一典方。典容儀。以

掌諸侯。遠方之君。讓之班爵。列位軌伍之約。五家為軌五人

為伍潭本別朝覲宗遇會同。享聘貢職之數。辨其民

人之衆寡。政之治辭。率意道順。僻淫犯禁之差。第天

子巡狩。則先循于其方。故或有功德而弗舉。或有淫

僻犯禁而不知。典方之任也。段一奉常。典天以掌宗廟

社稷之祀。天神地祇人鬼。凡山川四望。國之諸祭。吉

凶妖祥占相之事。序禮樂喪紀。國之禮儀。畢居其宜。以識宗室。觀民風俗。審詩商命。禁邪言。息淫聲。於四時之交。有事於南郊。以報祈天明。句故歷天時不得。句事鬼神不序。句經禮儀人倫不正。奉常之任也。段祧師典春以掌國之衆庶。四民之序。以禮義倫理教訓人民。方春三月。緩施生遂。動作百物。是時有事于皇祖皇考。此下文脫案大戴禮千乘篇其文與此有春三月。下云。緩施生育。動作百物。於時有事。享于皇祖。皇考。朝孤子八人。以成春事。司馬司夏云云。方夏三月。養長秀蕃庶物。於時有事。享于皇祖。皇考。爵士之有慶者七人。以成夏事。司寇司秋云云。方秋三月。

收斂以時。於時有事。嘗于皇祖皇考。食農夫九人。以成秋事。司空司冬。冬云云。方冬三月。草木落。庶虞藏。五穀必入于倉。於時有事。蒸于皇祖皇考。息國老六人。以成冬事。所以不全引大戴禮之文者。彼亦有脫誤。故也。皇祖皇考。建潭各本俱作。皇考。祖考。今從大戴禮改正。

問孝闕

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辨訟，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宦學事師，非禮不親。班朝治軍，莅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潭本祠作祈是以君子恭敬撝節，退讓以明禮。禮者，所以固國家，定社稷，使君無失其民者也。主主臣臣，禮之正也。建本主臣不復今從潭本威德在君，禮之分也。尊卑大小，彊弱有位，禮之數也。禮，天子愛天下，諸侯愛境內，大夫愛官屬，士庶各愛其家。失愛不仁，過愛不義，故禮者，所以守尊卑之經，彊弱之稱。

者也。建本無故禮字潭本有天子適諸侯之宮，諸侯不敢自阼階。阼階者，主之階也。舊本阼階字不重案當有天子適諸侯，諸侯不敢有宮，不敢為主人禮也。君仁臣忠。潭本作君惠下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之至也。君仁則不厲。建潭本並作屬今從別本臣忠則不貳，父慈則教，子孝則協，兄愛則友，弟敬則順，夫和則義，妻柔則正，姑慈則從，婦聽則婉。禮之質也。禮者，臣下所以承其上也。故詩云：一發五豝，吁嗟乎騶虞。騶者，天子之囿也。虞者，囿之司獸者也。天子佐輿十乘，以明貴也。賦牲而

食以優飽也。本賦貳同。潭虞人翼五祀以待一發。所以復中也。人臣於其所尊敬不敢以節待。敬之至也。甚尊其主。敬慎其所掌職。而志厚盡矣。作此詩者以其事深見良臣順上之志也。良臣順上之志者。可謂義矣。建本上之訛作之下。又脫下良臣順上之志。六字。又謂訛以今皆從潭本。故其嘆之也。長曰吁嗟乎。雖古之善為人臣者。亦若此而已。禮者所以節義而沒不還。潭本沒作設故饗飲之禮先爵於卑賤而后貴者始羞。敵膳下浹而樂人始奏。觴不下徧君不嘗羞。舊本嘗皆訛賞今改正殺不下浹。上不舉樂。故禮者

所以恤下也。由余曰乾肉不腐。則左右親苞苴時有筐篚時至。則羣臣附官無蔚藏。腌陳時發。則戴其上。詩曰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為好也。上少投之。則下以軀償矣。弗敢謂報。願長以為好。古之蓄其下者。其施報如此。國無九年之蓄。謂之不足。無六年之蓄。謂之急。無三年之蓄。國非其國也。民三年耕。必餘一年之食。九年而餘三年之食。三十歲相通。而有十年之積。雖有凶旱水溢。民無饑饉。然後天子備味而食。日舉以樂。諸侯食珍不失。句鍾鼓之縣。

可使樂也。樂也者，上下同之。樂也二字，舊不重非。故禮國有飢人，人主不殮，國有凍人，人主不裘。潭本作不饗。報囚之日，人主不舉樂，歲凶穀不登，臺屏不塗，榭徹干侯。建本脫不塗二字，潭本有榭與序同，所以習射之處。馬不食穀，干侯即狩侯，潭本作射徹侯，今從建本。馳道不除，食減膳饗，祭有闕，故禮者自行之義，養民之道也。受計之禮，主所親拜者二，聞生民之數，則拜之，聞登穀則拜之。潭本脫下句。詩曰：君子樂胥，受天之祜。胥者相也，祜大福也。夫憂民之憂者，民必憂其憂，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與士民若此者，受天之福矣。

禮聖王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嘗其肉，隱弗忍也。故遠庖廚，仁之至也。不合圍，不掩羣，不射宿，不涸澤，豺不祭獸，不田獵，獺不祭魚，不設網罟，鷹隼不鷺，畦而不逮，不出穎羅。畦音奚，目深惡兒，潭本訛睦，別本訛睢，今從建本。草木不零落，斧斤不入山林，昆蟲不蟄，不以火田，不麇不卵，不刳胎，不歿矢。建本刳作割，下句舊皆脫歿字，今從王制，增人。魚肉不入廟門，鳥獸不成毫毛，不登庖廚。潭本脫獸字。取之有時，用之有節，則物蕃多。湯曰：昔蛛蝥作罟，不高順，不用命者，寧丁我網，其憚害物也。如

是別本此段文尤多云湯見祝網者置四面其祝曰
從天墜者從地出者從四方來者皆罹吾網湯曰
嘻盡之矣非桀其孰為此湯來解其三面置其一面
更殺之祝曰昔蛛蝥作網今之人循緒欲左者左欲
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取其犯命者其憚害
物也如是漢南之國聞之曰湯之德及鳥獸矣四十
國歸之共百十三字後論誠篇
有之此處自當從建潭本為是詩曰王在靈囿麇鹿
攸伏麇鹿濯濯白鳥皤皤王在靈沼於仞魚躍言德
至也
而君道篇建潭本並作仞
聖主所在魚鼈禽獸
猶得其所況於人民乎故仁人行其禮則天下安而
萬理得矣逮至德渥澤洽
建本逮調和大暢則天清
澈地富燼
燼盛意漢書禮樂志后土富媪疑即物時

熟民心不挾詐賊句氣脈淳化句攫齧搏擊之獸鮮

句毒蠹猛蚋之蟲密句毒山不蕃草木少薄矣鑠乎

大仁之化也潭本作賊氣不相攬無搏擊之獸鮮毒

樂乎大仁之化也字訛并句讀亦異中間唯蚋字似

勝蚋字蚋者好蚋食穀蟲也蚋舊本音丁宵反蓋即

作樂非今一從建本

容經連語

志有四興朝廷之志淵然清以嚴祭祀之志愉然思

以和建本別本愉作軍旅之志怫然愠然精以厲喪

紀之志漻然漻然憂以湫湫音愁潭本湫作四志形

中四色發外維如下有缺文潭本無維如二字

志色之經

目上事也建本誤連上今倣後立容坐容之例改正潭本脫

容有四起朝廷之容師師然翼翼然整以敬祭祀之

容遂遂然粥粥然敬以婉軍旅之容滔然肅然固以

猛喪紀之容恻然懾然若不還建本脫肅然二字潭本有恻音幽憂也

容經

視有四則朝廷之視端沃平衡沃即流字潭本作若訛下同祭祀

之視視如有將軍旅之視固植虎張喪紀之視下沃

垂綱

賦以維視經容應然翼然具其榮不且收根藩

言有四術言敬以和朝廷之言也和意林作正別本作固建本脫此字

今從潭本文言有序祭祀之言也和以序屏氣折聲軍旅

之言也併聲氣言若不足喪紀之言也

言經

建潭本並脫別本有

固頤正視平肩正背臂如抱鼓足間二寸端面攝纓

建本此行誤端股整足體不搖肘曰經立因以微磬曰

共立建潭本脫微因以磬折曰肅立因以垂佩曰卑

立

立容

潭本題在前。非也。下皆同。

坐以經立之容。脗不差而足不跌。別本脗視平衡。曰

經坐。微俯視尊者之膝。曰共坐。仰首視不出尋常之

內。曰肅坐。廢首低肘。曰卑坐。佐即低字。潭本作係。

坐容

行以微磬之容。臂不搖掉。肩不下。上。身似不則。舊校改側

從容而任

趨以微磬之容。飄然翼然。肩狀若沅。足如射箭。

趨以微磬之容。飄然翼然。肩狀若沅。足如射箭。

趨容

旋以微磬之容。其始動也。穆如驚條。其固復也。旄如

濯絲

跔旋之容

跔與盤同

跪以微磬之容。揄右而下。進左而起。手有抑揚。各尊

其紀

跪容

拜以磬折之容。吉事上左。凶事上右。隨前以舉。項衡

以下。寧速無遲。背項之狀。如屋之丘。潭本別本作字。訛丘疑即低字。

所謂覆夏屋是也

拜容

拜而未起。此條有脫文

伏容

坐乘以經坐之容。手撫式。視五旅。即曲禮所云。立視五儻。欲無

顧。顧不過轂。小禮動。中禮式。大禮下。

坐車之容

立乘以經立之容。右持綏而左臂。詘存劔之緯。欲無

顧。建潭本無字。顧不過轂。小禮據。中禮式。大禮下。

中立車之容

禮介者不拜。建潭本脫者字。兵車不式。不顧不言。反抑式以

應。武容也。

兵車之容

若夫立而跂。去智反。建潭本訛技別本作跛。坐而蹠。體怠懈。志驕傲。

趨視數顧。趨與躁同。舊皆訛趨。容色不比。動靜不以度。妄咳唾。

疾言嗟氣不順。皆禁也。潭本此條前題總論非。

古者年九歲入就小學。踰小節焉。業小道焉。尙書大傳踰作

踐也。此踰亦踐也。下同。束髮就大學。踰大節焉。業大道焉。是以耶

放非辟無因入之焉。諺曰：君子重襲，小人無由入。正人十倍，邪辟無由來。古之人其謹於所近乎？詩曰：芄芄械，樸薪之，標之。濟濟辟王，左右趨之。此言左右日以善趨也。建本標作趨，趨作趨，疑皆訛。

古者聖王居有法則，動有文章，位執戒輔，鳴玉以行。

鳴玉者，佩玉也。建本脫鳴玉者三字，潭本有。上有雙珩，別本作葱珩，大戴作

雙下有雙璜，銜牙蠙珠以納其閒，琚瑀以雜之。建潭本璜

作捍，又納作細，雜作穎，皆訛。別本與大戴同，今從之。行以采薺，趨以肆夏，步中

規，折中矩。潭本步作旋。登車則馬行而鸞鳴，鸞鳴而和應。

聲曰和，和則敬。建潭本和，不重非。故詩曰：和鸞嚶嚶，萬福攸

同。言動以紀度，則萬福之所聚也。故曰：明君在位，可

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貌可觀，作事可

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承其

上，以接其等，以臨其下，以畜其民，故為之上者，敬而

信之，等者親而重之，下者畏而愛之，民者肅而樂之。

是以上下和協，而士庶順壹。潭本脫上字，建本作一。故能宗揖

其國，以藩衛天子，而行義足法。潭本作宗，輯案揖與

攝非夫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文。潭本

儀作富不可為量多不可為數故詩曰威儀棣棣不可

選也棣棣富也不可選眾也言接君臣上下父子兄

弟內外大小品事之各有容志也古者聖王起建本

段止而各本皆連下文非也今皆分段下倣此

子贛由其家來謁於孔子孔子正顏舉杖磬折而立

曰子之大親母乃不寧乎放杖而立曰子之兄弟亦

得無恙乎曳杖倍下而行曰妻子家中得毋病乎故

身之倨佻與句同手之高下顏色聲氣各有宜稱建本

若所以明尊卑別疎戚也建本

子路見孔子之背磬折舉袞袞之字疑行建本作袞曰唯

由也見孔子聞之曰由也何以遺忘也忘舊皆故過

猶不及有餘猶不足也

語曰審乎明王執中履衡潭本審作況別本作況言秉中適而

據乎宜故威勝德則淳德勝威則施威之與德交若

繆繆繆與糾同繆舊皆作纏且畏且懷君道正矣質勝文則野

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龍也者人主之辟也亢龍往而不返故易曰有悔悔

者凶也潛龍入而不能出故曰勿用勿用者不可也

龍之神也。其惟蜚龍乎。蜚與飛同。譚本訛茲。能與細細，能與巨

巨，能與高高，能與下下。吾故曰：龍變無常，能幽能章。

故至人者，譚本至作聖。在小不寶，在大不兆。音眺，肆也。譚本作窵，同。

狎而不能作，習而不能順，姚不懌，卒不妄。姚寬遠之意，卒倉卒。

也。鏡裕不贏，迫不自喪，明是審非，察中居宜，此之謂

有威儀。

古之為路輿也，蓋圓以象天，二十八椽以象列星。譚本

作列宿。軫方以象地，三十輻以象月，故仰則觀天文，俯

則察地理，前視則覩鸞和之聲，四時之運，此輿教之

道也。別本作側聽則觀，四時之運，多四字，與大戴同。又建潭本運下有頓字，亦衍。

人主太淺則知闇，太博則業厭，二者異口同敗，其傷

必至。故師傅之道，既美其施，又慎其齊。當讀為劑。適疾徐

任多少，造而勿趣，稍而勿苦。言皆以漸進也。省其所省，而堪

其所堪，故力不勞而身大盛，此聖人之化也。

春秋連語

楚惠王食寒菹而得蛭，因遂吞之，腹有疾而不能食。

令尹入問曰：王安得此疾？王曰：我食寒菹而得蛭，念

譴之而不行其罪乎？是法廢而威不立也。此下舊本有非所聞。

也四字不類譴而行其誅建本無其字潭本有則庖宰監食者

法皆當死心又弗忍也故吾恐蛭之見也遂吞之令

尹避席再拜而賀曰臣聞皇天無親惟德是輔王有

仁德天之所奉也病不為傷是昔也昔夜也潭本作夕今從建本

惠王之後而蛭出故其久病心腹之積皆愈故天之

視聽不可謂不察外而心皆謂也

衛懿公喜鶴鶴有飾以文繡而乘軒者建潭本脫下四字別本有

賦斂繁多而不顧其民貴優而輕大臣羣臣或諫則

面叱之及翟伐衛寇挾城堞矣挾猶薄也衛君垂泣音子協反

而拜其臣民曰寇迫矣士民其勉之士民曰君亦使

君之貴優將君之愛鶴以為君戰矣我儕棄人也安

能守戰乃潰門而出走翟寇遂入衛君奔死遂喪其

國故賢主者不以草木禽獸妨害人民進忠正而遠

邪偽故民順附而臣下為用今釋人民也舉鳥獸遠

忠道而貴優笑反甚矣人主之為人主也舉錯而不

償者杖賢也今背其所主而棄其所杖其償仆也不

亦宜乎語曰禍出者禍反惡人者人亦惡之管子曰

不行其野不違其馬此違其馬者也

鄒穆公有命食鳧鴈者必以糝母敢以粟於是倉無
糝而求易於民二石粟而易一石糝吏請曰以糝食
鴈爲無費也今求糝於民二石粟而易一石糝以糝
食鴈則費甚矣請以粟食之公曰去非而所知也夫
百姓煦牛而耕曝背而耘苦勤而不敢惰者豈爲鳥
獸也哉粟米人之上食也柰何其以養鳥也且汝知
小計而不知大計周諺曰囊漏貯中而獨弗聞歟夫
君者民之父母也取倉之粟移之與民此非吾粟乎
烏苟食鄒之糝不害鄒之粟而已粟之在倉與其在

民於吾何擇鄒民間之皆知其私積之與公家爲一體也

楚王欲淫鄒君乃遺之技樂美女四人穆公朝觀而
夕畢以妻死事之孤故婦人年弗稱者弗蓄節於身
而弗衆也潭本衆作重王輿不衣皮帛御馬不食禾菽無
淫僻之事無驕熙之行潭本熙作燕食不衆味衣不雜采
自刻以廣民親賢以定國親民如子鄒國之治路不拾
遺臣下順從若手之投心是故以鄒子之細魯衛不
敢輕齊楚不能脅鄒穆公死鄒之百姓若失慈父行

哭三月。四境之鄰於鄒者，士民鄉方而道哭，抱手而憂，行酤家不讎其酒，屠者罷列而歸，傲童不謳歌。傲當

讀為春築者不相杵，婦女挾珠璣，丈夫釋玦軒。挾去建

譚本作扶訛，玦即決也。鉤弓弦者，一曰環玦，軒弓衣也。音刊。琴瑟無音，暮年而後始復，故愛出者愛反，福往者福來。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其此之謂乎。故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諸侯有道，守在四鄰。

宋康王時，有爵生鷓於城之陬，使史占之曰：小而生大，必伯於天下。康王大喜，於是滅滕，伐諸侯，取淮北。

之城，乃愈自信，欲霸之，亟成，故射天笞地，伐社稷而焚之。曰：威服天地鬼神，罵國老之諫者，為無頭之棺，以視有勇，剖樞者之背。建譚本無者，字別本有。斲朝涉之脛，國人大駭。齊王聞而伐之，民散，城不守，王乃逃於鄒侯之館，遂得而死。別本作遂，得病而死。故見祥而為不可，祥反為禍。無頭之棺似訛，國策作無顏之冠。

晉文公出畋，前驅還白：前有大蛇，高若堤，橫道而處。文公曰：還車而歸。其御曰：臣聞祥則迎之，妖則凌之。潭本妖上今前有妖，請以從。吾者攻之。文公曰：不可。

吾聞之曰。天子夢惡則脩道。諸侯夢惡則脩政。大夫
 夢惡則脩官。庶人夢惡則脩身。若是則禍不至。今我
 有失行。而天招以妖我。譚本招作召我若攻之。是逆天命。
 乃歸齋宿。而請於廟曰。孤實不佞。不能尊道。吾罪一。
 執政不賢。左右不良。吾罪二。飭政不謹。民人不信。吾
 罪三。本務不脩。以咎百姓。吾罪四。齋肅不莊。粢盛不
 潔。吾罪五。請與賢。遂能而章德行善。以導百姓。毋復
 前過。乃退而脩政。居三月。建本作三日。訛今從譚本。而夢天誅大
 蛇曰。爾何敢當明君之路。文公覺。使人視之。蛇已魚

爛矣。文公大說。信其道。而行之。不解。遂至於伯。故曰。
 見妖而迎以德。妖反為福也。不言而妖自滅。
 楚懷王心矜。好高人。無道。而欲有伯王之號。鑄金以
 象諸侯人君。令大國之王。編而先馬。梁王御。宋王驂
 乘。周召畢陳滕薛衛中山之君。皆象使隨。而趨。諸侯
 聞之。以為不宜。故興師而伐之。楚王見士民為用之
 不勸也。乃徵役萬人。且掘國人之墓。國人聞之。振動。
 晝旅而夜亂。齊人襲之。楚師乃潰。懷王逃適秦。克尹
 殺之。西河為天下笑。此好矜不讓之罪也。不亦羞乎。

齊桓公之始伯也。翟人伐燕，桓公為燕北伐翟，乃至於孤竹，反而使燕君復召公之職。建潭本使字桓公在燕君下非桓公歸，燕君送桓公入齊地百六十六里。桓公問於管仲曰：「禮諸侯相送，固出境乎？」管仲曰：「非天子不出境。桓公曰：「然則燕君畏而失禮也。寡人恐後世之以寡人為存燕而欺之也。」建潭本為作能欺乃下車而令燕作朝今從別本君還車，乃割燕君所至而與之。建潭本割作剖遂溝以為境，而後去。諸侯聞桓公之義，口不言而心皆服矣。故九合諸侯，莫不樂聽。潭本德作德扶輿天子，莫不勸從，誠退讓

人孰弗戴也。

二世胡亥之為公子，昆弟數人，詔置酒饗羣臣，召諸

子賜食，先罷。胡亥下陛，視羣臣陳履狀善者，因行踐

敗而去。建本狀作杖諸侯聞之，莫不大息。及二世即位，皆

知天下之棄之也。建潭本作之棄也別本作必棄之今從賈子本

孫叔敖之為嬰兒也，出遊而還，憂而不食。其母問其

故，泣而對曰：「今日吾見兩頭蛇，恐去死無日矣。其母

曰：「今蛇安在？」曰：「吾聞見兩頭蛇者死，吾恐他人又見

吾已埋之也。」潭本無已字其母曰：「無憂，汝不死，吾聞之有

陰德者天報以福人聞之皆諭其能仁也及為令尹未治而國人信之

效然而後曰今日

新德效之為嬰兒也

朕天不受樂之也

想而志歸林水

于顯矣衣器時定

二世時受之為公

新書卷第六



